

建國八村歡度春節

□ 王 珍

生長於桃園建國八村，結婚又嫁到了屏東凌雲新村，我的人生和眷村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父親來臺，由陸軍轉服空軍；民國四十二年自屏東調桃園。三十九年一月，第五基勤大隊在建國八村以竹編搭建一百四十三戶眷舍，父親配得一戶；因五十年失火，改以磚瓦重建。當時五聯隊基地外的南區有凌雲一村、二村……等，屬大

隊部官兵眷舍；基地內的北區有建國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七村，是飛行、文書……等聯隊部官兵眷舍。

建國八村在基地內緣，我們從小進出家門都持眷屬通行證，經層層關卡，自大營門、光華門，經小營門，到中正堂邊門，每站都有衛兵把守，年復一年，看到穿制服的軍警，備感親切。

小學時就讀空軍子弟學校，校長是萬家駿先生，老師多由退伍人員擔任，依稀記得有孟慶年主任、袁念良主任……，我家與小學只有一牆之隔，母親周桂芳女士和校長夫人龐玉娟老師交好，收我為乾女兒，百般照顧。後來，萬校長調到台北懷生國小，漸少聯絡，不知現在可安好？

當年家家貧窮，吃醬油拌飯，穿麵粉袋，住透光屋，遇雨拿鍋、碗、瓢、盆和水桶接漏水；在家打光腳，上學時穿的大頭皮鞋，「大」到足以穿上五、六年才能長到合乎尺寸。

眷村人感情濃厚，只要那家孩子生得多，那天下鍋沒米缺菜，村頭村尾一吆喝，家家存糧很快送上門，團結一



民國六十五年間，王珍（右一）大學畢業返鄉服務，和父母、弟妹在建國八村合影。

家親，血濃於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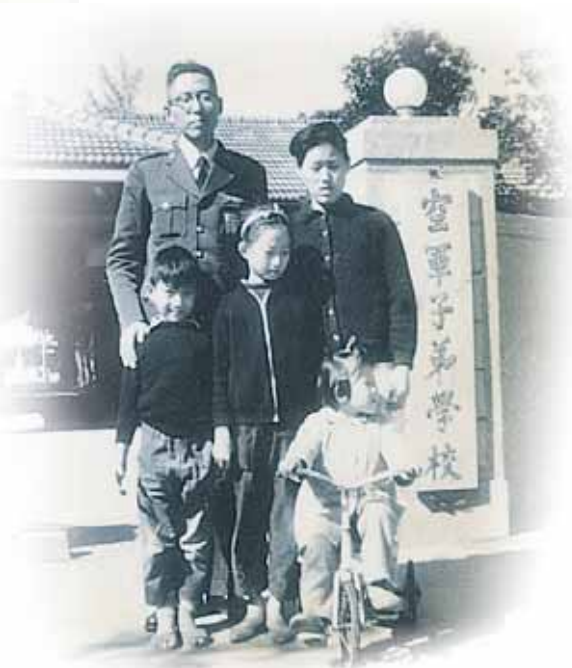
眷村媽媽敦厚樸實沒心眼，有啥說啥，就算爭得面紅耳赤，隔天一早還像沒事，互道早安，一起拎著菜籃，上市場買菜去了！

孩子是甜蜜的負擔，也是一家人的希望；戰亂迫使父母這代無法好好讀書，期待一代比一代好；爲了要培育兒女，媽媽們到處接代工。夏天，一針一針，按圖在厚重毛衣數格子，做十字繡，累到汗如雨下、腰酸背痛亦不叫苦；冬季，巧手穿梭在串串小如指尖的聖誕燈泡，常常忙到通宵，眼花肚飢，才能賺得一、兩塊錢。

在父母鞭策下，我們子女三人都完成大學教育，弟弟祥珠

學校門口合影。

王珍國小時和父母弟妹在空軍子弟小



現任工廠主管，妹妹瑪麗念到師大研究所碩士，任教高工；而村中子弟考上國立大學者亦不計其數，這是八村父母的榮耀。

春節期間，八村依古制，從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，至正月十五元宵，爆竹煙火、殺雞宰鴨，忙得不亦樂

王珍大學三年級時，在建國八村留影。



乎！眷村媽媽約在年前兩星期，張羅香腸、臘肉，大夥合作，分時、分地在各家院子灌腸、醃製！年三十晚上圍爐，桌上擺滿佳餚。應景韭菜，意謂長久；豌豆苗，表示平安；水煮芋頭，可遇好人。我喜歡芋香，更想遇到好心人！

初一子時，拜天地神明及祖先，祈子孝孫賢。天明出門拜年，村中習慣，一定前往每家拜年，往往奔忙一上午。

大年初一，桃園五聯隊組團到眷村表演舞龍舞獅、踩高

躡、划旱船、老搯少等民俗遊藝；我們跟著看熱鬧，到了自家門口就趕緊請爸媽送上紅包，一來可在家門口表演得久一點，二來祈請龍獅獻瑞、喜氣降臨……。

大年初二回娘家，但媽媽們的家都在大陸，父親王清先生偕同母親，特約好同袍，天南地北走一圈拜年，如中壢自立村李趙夫伯伯，新竹周伯伯，台北吳光全叔叔，還有嘉義新村的乾爹、乾媽張瑞滑、何味純……，軍中袍澤情深似海，確如一家人！

我嫁到屏東凌雲新村後，因為外子杜志光服役桃園基地，竟得以繼續住在建國八村，每年寒假才回屏東過年，到年初二再回八村拜年。

九十五年七月，建國八村和鄰近數村居民併遷至新建陸光新城，告別往日艱辛，可惜老父和多位親長卻不及見。但仍感謝國家栽培，讓眷村兒女們深知「即時感恩擁有時，莫待失去成追憶」，惜福、感恩，繼續開創美好生活。

建國八村小檔案

建國八村位於桃園縣大園鄉，民國三十九年一月由空軍第五基勤大隊興建，原為竹編搭建眷舍，五十年失火後改以磚瓦重建，計一四三戶，初安置一三二戶，列管單位為空軍總部；至九十五年七月遷入陸光新城。